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師山集 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師山集卷五

元 鄭玉 撰

記

績溪縣三皇廟記

國朝之制通天下得祀者惟三皇社稷孔子而已蓋治始於三皇學極於孔子農之功著於后稷祀之所以崇德報功不忘其本也績溪縣故有孔子廟社稷壇壝歲時有司行事如儀禮三皇廟獨未置前此縣大夫不知

其闕典也部使者數以為言至元元年今達嚕噶齊某言於衆曰縣地方百里比古公侯之國三皇廟不建為之上者不知為治之本為之民者不聞古昔之盛固吾縣大夫之責亦爾民之羞也衆曰然乃卜日相攸得地於縣治之某所鳩工度材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殿堂門廡如他縣之制而雄壯有加焉既成以九月九日行釋奠禮文武官屬咸與薦祼父老聚觀咨嗟嘆息相與語曰使我輩得聞古昔之盛典禮之大縣大夫之力也

其可無所紀乎礱石請書其事某惟伏羲神農黄帝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天地有不能為其所為者而况於人乎况於後之聖人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亦不過因三皇之治隨時而損益之非有加於三皇也其見祀於天下享報於無窮宜哉朝廷之令典縣大夫之盛心與父老之言皆可書也故不讓而為之記

養晦山房記

木之能生於春以其當天地閉塞萬物藏蟄之時乃能

收華反實聚其秀而納之根及其天地變化雷雨奮作然後芽萌甲拆生意衝突而不可遏人之為人亦猶是耳幼而學焉壯而行焉盖幼而不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之用則亦何以為學哉未有用而不本之學學而不究於用者當其學時若無所為於世而人以為晦及其用也則人以其有補於世而謂之顯易以龍蛇之蟄譬之精義入神於言學切矣伊伊之耕於莘太公之釣於渭卒輔湯武之聖君成商周

之大業此始晦而終顯者也孔子孟子以大聖大賢而不見用於當日然道隆天地澤被古今此晦於一時而顯於萬世者也夫顯晦雖有窮達之不同而於聖賢者無與也此予晦之所以致養而山房之所以得名歟予少時嗜讀書號能記誦稍長涉獵世故出入憂患中益驚恐其心勞其體馴致健忘藥石不能愈思所以完神復志因遊黄山從祥符主僧借隙宇加闢治几坐其間盡取天下之書而讀之以求聖賢之所謂道潛心而勉

學焉庶幾董仲舒之不窺園陳烈之閉戸者昔紫陽夫子之冠也屏山劉先生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夫子能用其言以繼往聖千載不傳之學而為百代宗師嗚呼夫子往矣予其徒歟

尊已堂後記

汪氏望於新安自隋唐至今代有聞人七八百年衣冠之傳詩書之澤不墜益振城南隅汪氏在宋淳熈間鄉先生曰伯舉與其弟伯虞伯言築堂以居讀書其間兄

弟自為師友樂夫天命之貴不假外物為榮故尚書金
忠肅公名以尊已邕州吳文肅公為之記朱文公嘗書
尊已堂三大字揭之楣間炳如也當時名勝如鄂州羅
公皆有篇什傳誦天下膾炙人口堂災於景定元年庚
申繼而復之者則其孫某也元貞元年乙未郡城不戒
於火堂復遘災惟時綿蕝草創甲漏湫隘視舊弗稱因
循茍且者二十有一年延祐二年乙卯五世孫晞聖字
一清始更而大之髙明爽塏宏麗静深簷桷翬飛牕户

敞達爲聊前揖披雲後擁山若增而高地若闢而廣凡登斯堂者心若有所感而通目若有所豁而明格物窮理若有所見而得操觚命辭若有所助而成一清則曰吾非敢廣室廬侈遊觀也蓋以承先志彰祖德耳屬其里人鄭玉使記之玉惟斯堂之建命名題扁作記賦詩皆當世儒先生長者玉得置名壁間託以不朽是固願也然斯記之作以吾文公而委重二公謙讓不遑則玉何人而敢贊一辭焉第以堂之重建不可以不記姑記

其重建而已嗚呼堂存則名存名存則尊已之義存而一清之先志為不孤四君子之言為有考也又烏俟夫記

向杲寺重建彌陀殿記

向杲寺在新安郡城之西寺後為彌陀殿歲九月之望合四方善信作凈土會號曰西蓮社盖一百六十年矣歲月滋久殿益傾圮寺僧德新告於會之衆得錢若干緡以改造焉既畢事謁余請記余惟先大父自宰鄉邑

告老來歸即主是會先君子每待次家居亦往與焉余時以童子得奉几杖侍立左右見其蕆事之夕旋倪咸至序齒而坐飲食之際內外肅然已乃結跏合掌默誦朗宣氣象雍容有足觀者此余之所喜聞而樂道也殿起於寶慶三年丁亥扁曰極樂則里人羅永臣之所書也泰定三年丙寅德新乃建是議先從父學正公諱某實始倡之同時都會首某人等僉謀以同衆力齊舉會之善信鄉之好施者咸有助焉乃以九月庚申撤其殿

而新之齋廳五間則因其舊而加葺焉按佛書阿彌陀國土在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其民無有衆苦故名極樂新安為郡介大江之東居萬山間其境四塞故無兵戈之擾而隣里得以相保依山為田素無滂溢堰溪鑿渠足以灌溉故無水旱之苦而老稚得以相守地曠人稀其氣清爽故疫厲罕作而生死得以相安其人復以禮義自持勤儉自處故其風俗淳厚家給人足有非他處之所可及者是即極樂國土矣又何必天竺十萬億

國土之西而求所謂極樂國土者耶且一百六十年間星移物换世異人殊至元德祐之交鼎遷運改而斯會未嘗廢輟亦可見其土之為極樂而其民之無有衆苦矣季秋之月農事既隙鄉黨隣里父兄子弟咸會於此修設佛事之餘因其長幼之序語以孝悌忠信之道則斯殿之建豈唯足以資其冥福而於皇極之福亦有助焉此則余之望也敢以為記

松月齋記

客有以松月名齋而謁記於余者余曰松月之齋何如客曰吾居雲水之鄉結廬城市之會而有隙地焉地有古松數本樛屈偃蹇蒼甲若龍適當吾齋之前月上東山又在此松之外良宵美景吾坐齋上推牕憑欄輒見松月吾是以名之余曰噫嘻異哉子之名齋也今夫地有遠近景有優劣而月無不在焉世有古今人有賢否而月無不照焉是則古今之月一同而遠近無以異也自東坡以江上之清風配山間之明月而後天下之以

山月為勝者有人也至於月生松外景若天成則世未有知其妙者堅貞夭矯歲寒不易者松也清輝皎潔容光必照者月也而月出滄海之上松影牕牖之間虚室生白素壁如畫此時此景則與世間月色為不同而吾齋之所獨有也此齋之所以得名與而余未之前聞也何時具扁舟過太湖訪子齋中哦松弄月收覽景物為子記之未晚也客曰公言詎非記乎吾請歸而書之齋壁客姓某氏名某毗陵人

黄竹嶺巡檢司記

黄竹嶺在休寧縣之西百六十里前至元間江南新附殷民未安時多反側乃設巡檢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及天下既平海宇寧謐若無所事乎兵黄竹在深山中幽僻不可處乃移治江潭江潭去縣纔七十里亦一墟市也然無吏舍僦民居以為治無常所得盜賊寄繫閭閻情或漏泄案牘棲藏無所復多散逸前承後繼漫不之省元統二年春吾友程君

以文以著書奎章閣借注是官始命於朝既至慨然曰廵檢官雖卑亦天子九品吏涖事無所非所以示觀瞻乃出錢為倡其隷於兵與民之好事者咸以錢助為若干緡而莫宜其地江潭舊有三官祠地勢爽亢山川回合為一方勝處請於提控官以緡錢貿得之舁三官像置道士觀以至元元年某月某日徙治其中除舊布新構塗甓甓各盡其美中為涖事之堂扁曰不欲東西各為一室以待部使者與大府之客有事過吾境者而館

焉又以儀制之未備也兩旁繚以脩牆列樹竹木其前因門為樓置鉦鼓其上候測更點以警民出入其西别為屋三間使吏處其中右厨左庫案牘度焉書抵京師乞記於閣老豫章揭公未至以文湍且代走書語予曰揭記不可得矣子其為我記之使來者嗣而葺之則子之賜也予念以文不卑其官能勤其事後之人或不能承其志也强為書其歳月著作之始然觀以文此舉豈禍福利害所能動其中者乎斯亦可書也已若夫求揭

公之文而再刻之則來者之任也提控官縣達魯花赤名額森托音字仲禮官承事郎以文名文婺源人

聽雨舟後記

予既為李文卿作聽雨舟記又四年始識文卿於京師卿之言曰自吾少時即有江湖之興長而益篤甚欲上龍門訪七澤效古人為萬里之遊而吾有母朝夕以奉養為事安得舍吾所事以勤舟楫之勞乎然而良晨佳夕波濤上下漁歌響答江湖之樂雖不能心賞而目識

之亦未嘗頃刻而去于懷也此聽雨舟之所說而予記之所以作也今吾不幸至於大故且除喪矣方將駕一葉之舟掛數尺之帆得意於風煙之上放情於滄海之間遍尋名山大川徜徉乎泉石之側以遂平昔之志然後歸卧此舟以終餘生此則吾情之所至切而予記之所未及者請書其逸語為後記如何予乃諾而記之時元統二年正月二十有五日也

黃石施水菴記

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黄石是為四通八達之衢行旅之趨閩廣渡淮浙者踵相接也齊祈寺僧某未祝髪時在宋咸淳庚午因里人王公竹牕父母墓兆餘地卓菴三間其女兄程四娘者家饒於財又能割其所有以成其志夏秋設茗飲其中以待行者且買田園為齋粥計傳之永久其徒某某某勤苦不懈相繼興葺又得王氏諸孫佐之凡菴之百具始備盖七十年於此矣寺僧某懼夫歲月之久將泯没而無傳也合其衆之辭欵

門作禮請書其事於石昔者予以負薪之役嘗有事於四方見七閩兩浙佛者之徒結屋道傍設粥具茗遇人輒合掌恭敬捧盂而前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及其去也歡喜餞送如主人之禮其賔客濟人飢渴之苦魯無德色於人予賤且貧財不足以及人力不足以利物心竊愧之甚之請也故不忍辭雖然飢然後為之食渴然後為之飲視人之飢猶己飢之視人之渴猶己渴之本吾聖人之事佛氏最後入中國乃能得吾聖人遺意於道

路遼絶之處天氣炎歊之時為糜以待餓者為飲以待暍者使行旅無飢渴之患雖吾聖人以已及人之心亦不過推是心以往耳記之又豈為過乎某程氏子邑之合陽人寺在菴南五里柏山之下其衆曰某某某某云

王干里洪氏始祖墓記

王干里洪氏始祖府君之墓在其所居里中葉村之上官道之傍按譜府君諱政始自睦之遂安徙今居今里中數百家皆洪姓盖祖府君云府君之墓世次既遠歷

年滋多蕭茅篠蕩蒙翳其上墓道塋域蕪穢不治重以埋葬侵陵幾不可識十七代孫斌幼有至性每過墓下輒重感傷至正六年十二月甲戌始克伐石甃砌列以揩級聚土版築繚以垣墻立表其上請記於予予惟人之於其祖宗所以奉其祭祀守其墳墓者無所不用其至苟或祭祀之不修墳墓之不保則亦何以子孫爲哉且人有一金之藏猶必謹而識之恐忘其處況祖宗體魄之所存乎其於四尺之封表而異之當何如也又恒

見中原士大夫家遭遼金之亂高曽之墓已有不可考者而況十七世之遠乎我輩幸生江南承平日久祖宗墳墓無所遺逸子孫世守雖百世可也而況十七世之近乎然則知其所在而不知所以守之其罪將有所歸矣若斌者豈惟舉一家之廢墜實流俗之軌範也予故樂為書之使世之為人子孫者知所勸戒而益勉焉斯記也豈特為洪氏設哉斌字節夫予為邑人鄭某書者

婺源程文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婺源汪滙謂予曰滙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滙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鳳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以其墓之近於家也昔者歲正之朝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以鼔樂前導省謁墓下還宴於家明日以次謁先世諸墓遍而後止故墳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省墓之禮既廢墳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剏為宮室或開為道

路或犯以犁鋤五患幾於備矣侵陵之禍至有不忍言者匯之父子方謀於家圖為興復族兄梓聞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辭以告於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贊其事然後遍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以愧於是宫室以徹道路以塞犁鋤不敢犯而侵疆盡復矣又懼久而復有斯禍也圍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創屋四楹以為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世子孫嗣而葺之無或廢

墜豈惟宗祊之幸實風教之幸也予聞葬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之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識之欲其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為之泫然流涕况於侵陵驚犯乎然非有拜掃之禮世次既遠不至於遺忘者幾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然則汪氏之事其亦可書也矣予又聞往年汪氏先墓有為盜所發者滙之祖天祐傾家以討賊又為人所侵斂者梓之高祖友義竭力以陳辭予故牽

連書之以見匯梓此舉其淵源有自況善善原其世亦古之道乎匯之父名明初其族長名元偉於匯為族曾祖云

重修橫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澗中厲揭二三十度行者以為病其險絶處高則架木為棧低則疊石為塘修葺無時官民勞

費至不可勝計會宋岳武穆王飛提兵過郡境至則溪水大漲軍不可前王命大衆伐山開道由三嶺出遂為康莊且省其程三之一焉出其途者咸歌舞之盖二百年於此矣獨葉村之下地曰横山上倚懸崖下臨深溪號最險處國朝至元中討平西坑寨之亂里人洪君聲甫雜木石為路取平正以通軍馬事出臨時不能經久梅潦侵齧漸致崩腐負者側足而步乘者執轡而趨聲甫之孫節夫與其弟仲德季安謀鳩工選良伐山取堅

層累而上如城如堵鱗比而成如砥如掌於是戴星步月不擇地而可履矣又於其傍築亭以休行者而祀武穆王其中予按武穆王以紹興元年提兵討楊么過此故老相傳軍過巖寺鎮夜宿人門外居民無有知者黎明啟户見爨迹究然方知王兵已過矣其持己律人有大過人者蓋古之忠賢天地因之以立極人物賴之以有生者也開路之役乃其餘事然功在吾州比之秦渠蜀堰歷千萬世而不可忘豈但見甘棠而思召伯也哉

節夫舉此於二百年之後使王之功績因之而益著其視世之修橋路徼果報者為不侔矣予懼王此遺跡國史既所不書又復逸於郡志歲月滋久將遂無聞乃併書之使節夫刻之道上不才名氏亦將託王以不朽也

上清靈寶道院記

謝君叔畊過玉言曰本真不天蚤歲孤及長羇旅江淮閩蜀間險阻艱辛歷萬狀久而後獲歸以至於此而無有子也昔在大德五年甞走龍虎山中致謁太素凝神

廣道明德大真人是為嗣漢三十八代天師乞披度為道士願以城南居宅為道院節朔讚誦如宮觀禮隷上清正一萬壽宮本真將終焉事下如請俾禮凝和宏道玄妙法師劉公立中甲乙相傳勿墜十一年道院成屋凡百餘楹太清殿居中前則玉皇閣左右奉羣真後重屋以處徒衆儀制畧備賜上清靈寶道院為額乃割己田五十一畝歲入租以稱計者六百三十有六以供吾徒而積其六之一有奇為繕葺備復命吾兄之子曰安

老為吾後以奉先人烝嘗所存田以畝計者六十有七耳願記諸玉惟三代以上天下無遺材士君子皆為有用之學後世高見遠識之士或不為世用輒相引去山林藏遯而人遂指以為仙雖以子房之賢及其晚年且謂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葢始顯而終隱漢初天下未定曹參得葢公之一言而齊以大治既隱者又為世用是其清淨合道明哲保身固非後人所可擬及然其為學又豈必以捐絕世務而後為高哉今覵是舉既不

畔吾先王之法又得以盡其師之教是可書謝君世居新安祁門縣叔畊字本真名其先君子諱及篤學有聲譽與秋崖吏部方公為同門友嘗補太學生叔畊今年七十一童顔兒齒行步如飛盖得於所養云

龍興觀修造記

老子設教清静無為而已秦漢以來乃有神仙觧化飛昇之説至於正一之宗冠蹔以為飾宫觀以為居行符水以救疾病設齋醮以祀天今惟其徒獨盛於天下者

以感應之機在人為易動禍福之語入人為已深也然求精修不懈足以傳其師之教而副世人之所祈請者蓋亦未之見也不老山龍興觀自昔高君景修以法籙煉度為四方所尊信誅茅于此逮奚君岳卿得觀額而名之鄉先達郢守羅公為之記遭宋末造鼎遷物改世異事殊重以山高氣寒風雨侵蝕簷穎壁壓支柱不仆而已至今住持提點元素冲妙真一法師陳君崇正乃始有意興復而加充拓十數年間心憔力悴銖累寸積

克厎於成內外巨細靡不完好三清像玉皇像七星十一曜像諸天神王像瓊章寶藏飾以金碧光彩相射照耀人目添甍易棟而加整飭則三清殿藏殿東西兩廡也其重建者為法堂為玉皇閣其創建者為東華樓為屋十五間凡若干楹合修造之費鈔以錠計若干米以石計若干畚鍤斧斤之役以日計若干出於已者十之三化於人者七起皇慶元年壬子訖天歷元年戊辰又慮其久而將不繼也衷田積穀置籍以稽出入立修造

之局使其徒世守勿壞用心勤矣師字真空邑西人頎然長身目光如漆誠意懇懇專事禳禬諸公貴人爭相迎致之用是有所樹立蓋予所謂精修不懈者因其謁記畧叙梗槩使刻之石若夫山川之勝沿革之故羅公已著者此不復書

怪松記

新安在萬山間植物最繁屬縣皆宜杉而歙獨宜松山顛水際青青不彫者皆松也然地奥氣和松皆直榦叢

葉不異凡木故雖繁而不為人所稱道郡城東出二十里又折而北二里鑿渠引溪水灌田曰豐堨頭土人即溪上為壇以祀社植松其傍為社木不記年數矣今存者五株其西四株皺膚裂甲擁腫攣拳樛枝疎葉屈曲槎牙與他松不類或一枝夭矯飛入雲漢如虯龍上騰雲霧四起或一枝横出低垂掠地如飛鷹旋野狐兎在目利爪方張或蟠結如車輪或曲折如矩尺遠視之則青山矗矗翠色照眼近視之張蓋當逵横縱布頂四緣

飛舞班荆而坐恍若箕踞巖下磴砑上聳藤蔓聯絡枕石而卧則疑偃息高堂飛桷華榱蔽虧天日其東一株枝皆下垂蓊鬱蔥蒨又如卿雲騰空飛鸞翔集予嘗坐卧其下不能捨去頃遭亂離庭户之外即如江海不見此松四三年矣往來夢寐神遊而賞識之至正十有四年立冬之日與友人鮑以仁行視東莊復過其處相與游衍咏歌如見故人情不能割語以仁曰此松以偃蹇不材為世所棄故得置身寂寞之濱而免於斧斤之患

同於予之出處且去吾家不一舍遠所異世道漸康四方寧謐賔客過從或挽舟遡流或肩輿就陸時一過此彈琴賦詩酌酒釣魚與此松結歲寒之盟為莫逆之友以盡餘年之樂實予之願也以仁作而言曰先生此舉固斯松之幸矣他日莊中稍有贏餘當以其資築亭松下門人弟子日奉几杖來遊來歌庶幾昔人風乎舞雩之興又諸生之幸也可無一言以紀其事使之流傳以為佳話乎乃誦其本末使以仁書之

師山集卷五

師山集卷六

元 鄭玉 撰

碑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至正八年三月丙寅皇帝御興聖殿舒古爾齊臣多爾濟伊勒都齊臣布延特穆爾殿中臣博囉特穆爾給事中臣邁珠侍中書參政臣福壽郎中臣特哩特穆爾言徽州路達嚕噶齊臣哈喇布哈循良之政恭謹之行著聞

於時臣與丞相等議宜賜綺帛一表裏為天下勸制曰可五月丁未使者及郊合郡文武官屬迎於東門之外都鄙之民巖穴之士奔走來觀填街塞巷踴躍鼓舞歡聲沸騰於是城郭生輝山川增重既交相慶幸以為太平之治正在今日身親見之而文字無傳頌聲不作何以仰答聖天子嘉惠下民之心與播揚我侯豈弟之政臣玉竊惟我國家起自朔土立國以仁郡縣置吏專用不擾以安集其民人今上皇帝潛龍嶺海歷試諸難謳

歌獄訟天下歸之然後入踐大寳故知生民休戚繫於郡縣乃重守令之選嚴賞罰之科考其殿㝡以為黜陟復慮内外隔絶民情壅遏久任於内者必授之以州縣久任於外者必擢置乎省臺其法既詳且密矣三品以上並令陛辭上親諭德意餘官亦須堂參聽宰相宣㫖德至渥也至於簡其賢能加以錫賚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可謂得治天下之要道者矣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混一海宇并九州四裔㢛坌清大邦小邦連絡城建

侯置牧相縱横考課黜陟法既精賞罰孰敢紊厥程皡
皡惟我新安氓女事麻絲男事耕賦重役繁困科征摽
刑論律宜用輕天惠我侯知民情政尚寛簡心至誠我
心如以石就衡父父子子及弟兄三年不代奏政成於
穆我皇聖且明對衣遣賜侯是旌僚采聯鑣出郭迎懽
呼動地春雷鳴琢辭刻石致頌聲為我擊壤歌太平

徽泰萬户府達魯花赤珊竹公遺愛碑銘

鎮守徽州路泰州萬户府達魯花赤珊竹公既致其事

郡之學士大夫與其三老俊民聚而議曰昔珊竹氏之未至吾里巷之騷然操戈之士日至乎吾門刼虜以為業殺人以為戲吾祖父之丁是禍也憏矣逮珊竹氏之既至吾里巷之恬然朝絃誦而莫燈火耕田而食鼓腹而嬉享太平之福者六十年矣矧公文武忠孝冠於一時號令明於六邑涖官日久德源日浚令聞益彰今而退休於家傳襲厥子使吾民世濟其美始終進退有足書者其遺愛又詎可忘乎礱石名玉使書之王惟國家

監前代郡守專政之弊各路設總管府以治民萬户府以統軍使民輸粟以贍軍軍執兵以衛民軍民相需以成治安萬世之良法也然法久必弊弊而不更則民受其害矣先是至元二十七年郡軍政暴虐民不堪命起而訟之朝廷議以徽泰萬户府兩易而廣威將軍奚加解實領萬夫來鎮兹土一視軍民而子愛之合郡之人如去強暴而就慈母則公之祖也在郡六年竟薨於位公父圖烈興官耆事勤勞滋篤不幸蚤世時公尚幼力

學不廢克自樹立以世其官總裁軍政三十有七年申嚴厲禁軍既不擾民自安之至於軍有飢寒如已疾疢惟恐有一軍不得其所也故其將校士卒臨難赴鬬又能竭力捐軀以衛其上前後累平大冦皆著奇功漳州李志甫之亂江浙萬户集者九人公長身虬髯賊中號為黄髯子萬户望其儀表輒相引逃避莫敢與敵事定論功以公為第一例當升閫帥公終不自陳班師及境始聞其祖母雲中郡太夫人之喪號慟屢絶徒跣就位

人稱其孝焉公家世貴胄身躋顯仕而用軍行師能與士卒同甘苦臨陳對敵闗弓上馬氣奪三軍平居暇日與諸儒先生論說詩書謙恭下士不異寒素眞國之賢臣時之良將也按蒙古氏族沙卜珠台亦曰散朮觧其先盖與國家同出視諸臣族爲㝡貴公之高祖純直海佐太祖皇帝取諸國定天下有大功已而懐孟軍亂又以一言全活其衆懐孟人廟祀之賜號宣忠恊力崇仁佐運功臣封定西王至廣威將軍始以瓜州等處軍民達

嚕噶齊轉萬户府達嚕噶齊用國家故事子孫世襲公名特古勒德爾字元卿初授明威將軍累升至昭勇大將軍系之以詩詩曰

皇元受命海宇為家雲蒸霧𣶏豪傑紛拏惟時珊竹撫定懷慶俾兹殷民罔不用命帝曰俞哉宜有爵秩俟封萬户傳爾千億寶璽給券明珠耀符總師七翼出鎮海隅徽民籲天扣閽告急曰予將士暴不吾恤公卿廷議惟珊竹賢爰命珊竹以其師遷師既至只無敢失律民

亦樂只安其家室暨昭勇公善繼善承歲歷世七朝夕戰兢允文允武惟忠惟孝克慎厥職以圖報效功成勇退傳襲不疑出處之節時措之宜旄倪一口載頌載揚曰惟珊竹吾何敢忘迺集迺議迺伐山石刻此銘詩用歌世德

徽州路達嚕噶齊哈喇布哈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為吾民者至矣各路設達嚕噶齊一員位在守貳之上所以總裁政務表率僚采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嚕噶齊漢言括

囊玉也言政之得失係於長官猶囊之啟閉在於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舟車不通使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廪稍斗糴市井下同民伍士大夫之臨是邦者非勵廉謹之操躬節儉之德其不至於妄作威福貪婪黷貨以為民患者鮮矣至正四年冬哈喇布哈公以通議大夫台州路達嚕噶齊移監新安廉平自持與民更始休息專務以德為化鞭笞幾措不用郡介萬山民艱粒食且租税重於天下歲永豐倉受輸

糧米飛走攫攘病民為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名民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為用曰法所以防姦事苟辦集法又可畫用乎積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也六邑詞訴就決於途或有誣罔自慙而退向之横行州縣指麾曹案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年之間遂至無事六曹蕭然坐嘯而已公乃自挾方册攜一羊皮坐於山顛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以民間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

民也公之為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急遽之色無疾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無留訟獄無寃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子孝而民安其業盖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為學專以誠意不欺為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恐傷之民亦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考績以公為天下最事聞於上賜衣帛一襲且布告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盖異數也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

不咨嗟太息重公之去於是歙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者皆侯之力也可無文辭刻於金石垂示子孫以無忘侯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相望及其後也龔黄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於曹參為相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恥言人過公之為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過之昔人謂在任無赫赫

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玉於公信之矣公蒙古人傑烈宜氏玉既論其事如右復為詩系於左方并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詩曰

吳楚之交郡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俗化醇厚民以乂寧政成考績治以冣稱天子曰都賜之以帛帛匪爾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民懷去思刻詩貞石我無愧辭黃山蒼蒼黟水茫茫山增川至福祿無疆公享福祿以祐我民入作夔皐敷對丹扆天際海壖均被公德地瘠賦繁毋忘下邑

章孝女雙廟碑

按新安志歙縣人章頂二女與母程登山採桑母為虎所攫二女呼號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得免刺史劉贊改二女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且復其家觀察使韓滉奏贊治狀朝廷特賜褒遷事載唐史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予嘗過其所訪問父老猶能

歷歷談孝女事爲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爲己任即村傍青山菴之前軒四楹爲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爲買田以供香燈之費而命章氏之孫住菴曰覺旺者掌之予又得請於有司令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於是書其本末使刻廟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忠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爲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爲忿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

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已身為可惜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忠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猶凜凜生氣況於當時乎況於親見之者乎其見褒於朝廷得祀於鄉里不徒然也祠廟湮廢若此豈人情也

哉然則二女祠廟之復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設方嚴
祭祀時舉過其祠下者孝愛之心油然而生婦人女子
亦將觀感而化矣其關於教化繫於人心豈細故乎因
為詩三章使歌以祀孝女并以勵夫風俗云詩曰
嗟弱質兮闇闇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感動猛獸兮服
馴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洑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
開雙鶴交飛兮孝女來生人兮林林習俗兮日以沉仰
遺風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休寧縣達嚕噶齊額森托音公去思碑

至元二年丙子冬十有一月休寧縣達嚕噶齊額森托音公既代且行邑之人士相與攀留不獲餞於東門之外父老號呼兒童涕泣退謀於其鄉先生建康府判汪公走書旁縣鄭玉使紀其事刻之堅珉立於道左以播公之德以慰邑人之思為來者勸休寧為新安望縣地大人稠訟牒紛冗為之上者茍失其道則姦宄狡獪並緣其間益難治矣公至之始即名父老宣布朝廷德意

示以法令所禁使民知所趨避遇有骨肉之訟語以人心天理無不感悟悅服至於欺誕之辭則折以是非曲直如龜卜燭照洞見肺腑訟者輒叩頭謝罪而去其或怙終不悛則痛繩以法用示懲戒前所謂姦宄狡獪者匿影藏形之不暇奚暇梗公之治哉越明年政孚於人訟牒視舊十損八九公知其民之可與為善也於是興舉學校崇祭祀以嚴莊肅之心葺齋廬以為藏修之所公退之暇則就學宮進學者談經論史以明為治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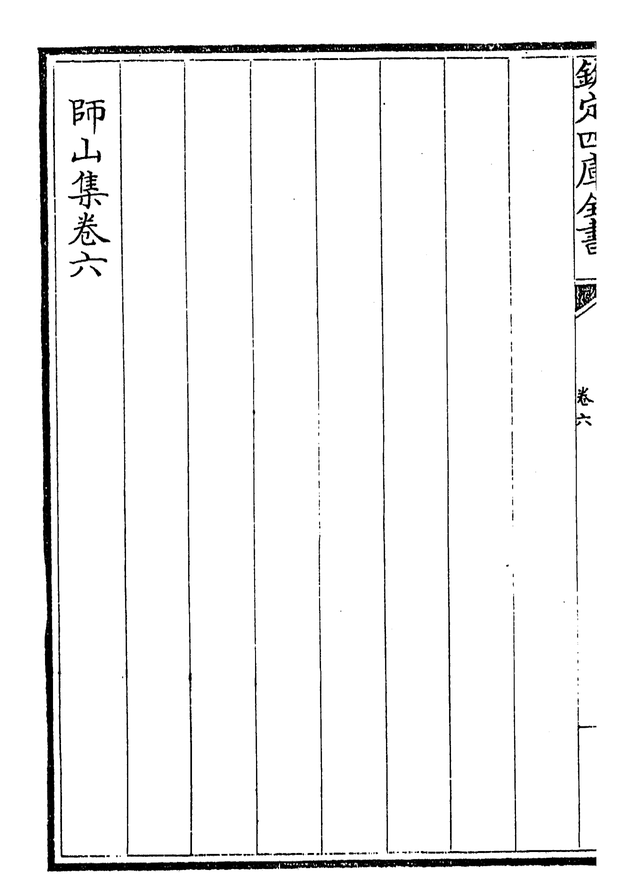
又明年訟牒益簡官以無事於是因時之制建立伏羲神農黃帝之廟以彰崇德報功之意以期復古還淳之盛及其將去則又懼後之人或不能繼也於是分布條教定立規式取甲令之期限以為程度使民先事賦入而吏無催科之勞驗民力之高下以為差徭使吏以時名役而民無爭糾之患繼公而來者守而勿失則為公之治蓋不難矣然則公徳之在民者何時而可既乎宜其在官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也三代以下吏治莫

盛於漢漢之縣令首稱卓茂茂為密縣有告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直以兒女子語之真若以情破法矣然而
忠厚之風和平之政雖三代盛時無以過此是其著之
青史名曰循吏政不以其發姦摘伏之為能而以其慈
祥愷悌與民相安於無事之為賢也方今之吏頹墮委
靡貪婪敗闒者固所不論至於表表愈偉為衆所稱號
為能吏者則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
以市恩惠豈有政教並行寬猛相濟如公之治休寧者

哉其亦庶乎有古循吏之遺風矣公字仲禮輝和爾氏世居汴梁祖父皆有勲勞閥閲其在休寧每歲部使者行部民遮道借留公者以千計事上憲臺異之且將置以風憲之任而公去益不可留矣是舉也雖曰進賢以勸善夫豈其民之心哉玉既書其事復系以詩使其民歌舞之詩曰

惟邑有長始自我朝監臨庶務首出衆僚事有可不政有否臧民之利害長猶之坊斗牛之墟休寧之邑民比

鱗居訟如毛集我公之來不亟不徐伊民之樂如病之蘇其庭如水其野如春熙熙洽洽惟公之民公既去只民失慈母疾病寒飢孰知其苦漸水悠悠率山蒼蒼山汭川竭公德不忘告我婦女詒而子孫桐鄉之祀以報公恩



師山集卷六

師山集卷七

元 鄭玉 撰

碑銘

朱愛梅墓誌銘

愛梅姓朱氏名璟字景玉愛梅其小字也人唯呼曰朱愛梅云按朱氏新安之望宋淳熙間有為廣東經畧安撫使者於愛梅為髙祖至父世賢家事益落愛梅少時讀書郡齋郡學官有藏米元暉畫者曰張壁上愛梅時

從旁竊觀之至撻之不肯去久乃得其妙及長又愛高彦敬青山白雲之作遂合二公之法自成一家得意時即為之然秪以自娛不為人所役嘗以家貧母老不可無禄仕求為績溪西坑寨吏居三月曰是豈我輩所堪為也竟棄去平居人名之飲輒往不辭與之嬉游或數日忘返家屢絶終日不得食不見其有愠色一日天大雪獨坐空山巔人問之曰吾將以增吾胸中之丘壑耳至順元年七月二日以疾卒於家年三十三未娶無子

郡人鄭玉懼其事之不傳也乃為銘刻之墓上銘曰

世有幽人蘭芳芷馨天胡豐於其才而嗇於其齡吾欲問天而天冥冥吾欲問人而人不聞姑取其孤高之行貞潔之操書而刻之堅珉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為祁門宦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二三十人其最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夫作尉祈門玉獲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

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為心少者好學工文詞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珍字子真則老而尤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註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閒耳性嗜碁與客對奕終日忘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為人今世承平無以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年歲適大祲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責民

償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粟代里中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中人曰王君嘗代我輸粟德不可忘爭趨之處士復厚其餼勞人感之益篤稱為長者年甫五衰即以家事付其子存善日惟抱孫祖吉戲弄花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挂口元統三年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自卜也死必以葬我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至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既用治命以五

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生至元十有五年閏月癸酉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同邑胡姓銘曰

祁山之南闓水之上奕奕王氏為民之望吁嗟處士遭世中微碩果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德學之報伊農之穫樂哉斯丘惟君之阡手所自築魂氣睠焉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永無墜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子從兄璿本洪氏於先祖母為姪孫仲父取以為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有五從吾友程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予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善幹蠱知艱難無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二某年某月某日

瘗所居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於世乃為
銘刻冢上銘曰
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予無可奈何徒長吁

鮑景曾墓誌銘

景曾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
千百言天文地理歴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於兵法與
神僊修養之說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無相知有勢力
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曰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吾將行之於家又何必天下乎乃治產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三族賙吾鄉里况子孫衣食給足可以安心於學讀書致用以自效於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於已乎其理財也以任人為先不計其輸贏得失而卒享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為良田又有厥土上上人爭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數十年後遂為磽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脉絡之受病

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温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家務叢襍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雞鳴方就枕席曙色才分書聲又聞於隣壁矣其為學也專以講明心法為主而以修飾行義為先其論人也則以識見高下為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千畒即誡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矣賦重役繁反為子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修其身乎吾將效鴟夷子皮之為矣景曾世居歙

之唐越里與予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常使跛奴載酒與予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已下至於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使其見用於世其所立詎可量哉景曾生以至元十八年二月八日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曾祖諱衡祖諱宗巖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為徽寶慶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盜

起里中教授君與其父皆為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會風起林薄間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為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丞相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恙時嘗愛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莫宜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於世乃使元康買石太湖之上刻予辭以

銘其墓後有式車下馬而過者曰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濯焉山水之間遂為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有元封𪑯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鮑先生既卒於亂兵鄉之善人相與語曰天於亂離之際善惡之報爽矣吾儕何所恃而無懼乎其孤同仁泣語余曰先人積善以遺子孫而不獲令終同仁之罪大

矣萬死不足償責尚何言哉雖然先人之善行不可沒也乞序而銘之使先人之志得白於九原則世之為善者尚有望於後世而無懼也按鮑氏世居郡城之西門二府君諱榮始遷棠樾至先生十世矣先生諱周字景文曾祖諱衡祖諱宗巖父諱壽孫嘗為清泉鹽場管勾徽寶慶兩路儒學教授至元初與其父皆為賊所執願相代死由是俱得免事載宋史先生早歲出為伯父諱元孫後所後曾祖諱術祖諱山先生性好謙和每卑以

自牧居家庭�雖子弟進拜躬自答之出遇童稚相與為揖亦必盡恭謹無有慢易之容其際事物人或以言相侵先生若不聞或以勢相陵先生亦不較已而侵者陵者自負愧嘗有怙強罵道語及先生者或告之先生笑曰彼非狂即醉何與吾事聞者服其長者晨興焚香危坐取道經佛典默誦朗宣遇朔望本命日作伊蒲供齋僧道出錢米施貧乏之妻父母死無子既收葬之復為置後雅愛吟詩尤工五七言律所為詩號鄉林集藏於

家年五十自卜葬地於城南之原有築宫其傍使道流守之名曰心田道院至正七年同仁為邵武路泰寧縣尹法當封贈請於朝先生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夫人贈宜人九年十有一月命下即心田道院設醮三晝夜為民祈福以報國恩時先生康強眉壽孫曾滿前鄉里榮之形於歌詩遠近傳誦十二年四月紅巾賊由饒入寇據城以守民陷賊者五踰月浙西道廉訪僉事哈剌哈納督江浙之師自睦來討九月郡城乃復十有一

月賊復寇休寧守郡沙不丁等棄城而遁適朝廷所差
太府太監卓駐馬以所部屯湖州取道廣德寧國自績
溪進攻寧國民周鎬周銘周鎰招集亡命謂之民義翼
附官軍以為聲勢軍抵郡城賊戰敗走民聞賊退相與
擕持歸復故業周氏兄弟乘民不備分縱其徒四出擄
掠燒民廬舍刼民財物牽民牛畜殺民老病幼弱數其
耳鼻以為功績於是年德如先生者亦遇害十有二月
甲子也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即同仁次德臣先

先生卒孫男三人深浚淮曾孫男二人祿龍保銘曰

天道無知顛倒報施非天無知逢時亂離嗟惟先生曰攸好德胡不考終遭此惡逆身雖遭逆福在子孫欲知天道視其後昆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吳暾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膭先生則所友也膭初字君實名膭後更今名

字本一本一日所為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本一入邑必過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輒上馬夜半扣門相與論議連日夜忘歸時本一家尚裕延師開義學以教鄉人子弟先世占籍水站中疲於差役有所需本一輒售田園以供應自是日就貧困人不堪其憂本一處之泊如也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游而本一之

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於錢塘則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後數年余以便舟過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錦沙之上至今猶往來於懷也亂後忽得其門人俞溥書則以本一訃矣且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其壟按本一之先自尊睦府君任始居養材里至本一十有一世矣曾祖諱延宗祖諱堅考諱希說本一幼穎異精敏讀書日數千言聲名隱然出行輩上弱冠杜門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

太史公之為將北遊幽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凡越人陳以道聞之聘為義塾師自是稍往來杭越之間與之游者周公仁榮杜公本柯公九思張公翥皆一時知名士天歷中柯公遇知文宗皇帝駸駸向用以書來招本一曰行成而名不彰朋友之罪也先生茍能此來從兩院舉國子助教可得也本一不為往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而顯今數百年未有繼其躅者吾將置扁舟載青披綠釣於煙波之上使人呼我蓑

笠翁不亦可乎盖其材長於剸繁治劇而不屑小用至正十有二年秋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總兵討紅巾賊于新安道由淳安將校多欲自淳安以西即屠戮以樹威聲本一迎拜道左面陳脅從罔治之典行師制勝之法言辭慷慨平章為之感動命坐與之語且欲留以自助會本一有疾不果從行數十里猶遣人促之不得已往營中留一日竟歸是年冬元帥沙布鼎退軍淳安本一以書干之謂自徽城抵淳安以北二百里非古人退

無疾走之謂今日之駐此幸寇不我追爾彼若乘勝而追則我之退何時而已乎又說以单車克復徽城之策奇而中理聞者恇怯不能用識者恨之其為學也必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其心術嘗語學者曰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門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髙下而答之獨里仁篇自首章至第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今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章分句析其說甚詳辭多不録

又嘗裒集先世遺文自尊睦而下謂之内集尊睦而上及旁出者謂之外集復叙其出處人為小傳冠卷端號洪氏一家言其所自著曰庸言藁凡若干卷四書易書詩則有考釋藁皆燬於盜十有三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邑徐氏子男一人暈曾女二人長適何坦次適邵英暈曾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本一某山之原玉惟鵞湖之會卒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西也無陸子静盖不以其學之

不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年其所學雖若有不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姑叙其所以為學之槩以俟後世之知者而為之銘曰

道喪千載乃生周程又百餘年朱陸並興長江之西大闡陸學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淳安先哲多游慈湖先生承之是訓是模源髙流深若與衆異天慳其逢百不一試潛德幽光永閟兹土我作銘詩用詔終古

故慈湖廵檢洪府君墓誌銘

歙之南其山峭拔其水湍激其人往往魁梧龎碩善謀能斷其豪傑又能因時艱難保聚鄉井策取功名方至元初海宇草昧山林盜賊竊發陸梁殆無寧歲二十七年績溪山民據西坑砦為亂郡幾失守至勤王師討之不克南里洪公聲甫設布韜畧團結保甲招降賊黨九百餘戶以為內應幾其出入乃於大郭山邀絕險阻擒其肘腋十有一人賊勢大沮將移據他所公親率民義追躡其後至淳安縣小蛇坑大擊破之獲其渠魁檻送

有司西坑砦平郡錄其功上之行省行省擬授歙縣主簿以聞於朝不報版授休寧縣黄竹嶺廵檢未上改授太平路當塗縣慈湖鎮廵檢盜息而民安之及其家居無事恂恂儒者若不能言公既蚤孤事母潘夫人極孝謹伯兄雷奮性嚴厲公委曲將順唯恐失兄意以傷母心及分財取其少分田取其瘠新第既成兄欲居之公又舉以讓焉公避地覆船山下所居平田數百畝溪流清淺山四環之真若太行之有盤谷焉嘗謂所親曰數

年之後嫁娶既畢吾當結廬山顛滅景於此耳賫志不遂而卒時大德六年十有二月朔也諱雷轟娶同邑吳氏克配公德子男三人洋復英復出為從兄鈞後孫男四人斌杰宅和曾孫男今十人矣先是公既蚤世洋兄弟又皆不壽且惑陰陽家者言遂不克葬洋死泣以語其子斌使終大事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庚午斌乃克奉公及吳夫人之柩葬於里西敬潭之上於是公死四十有四年矣斌從余遊以余知其家世為詳拜且泣曰先

大父不幸蚤世不克以功名事業顯聞於時其存心立行獨無可書以傳於後者此子孫之責也顧有文辭刻於墓闕余哀其言之悲也為之銘曰

覆船兮嵳峩有美人兮山阿嗟予詠兮長歌寫琬琰兮不磨

師山集卷七

師山集卷八

元 鄭玉 撰

表誌狀

修復先墳石表

先人嘗謂玉曰五世祖妣汪氏之墓在吾居之右西廳之前者至元兵變屋燬於盜墳亦湮焉自吾父遊宦四方歸而竟忘其處詢之故老無有能識之者墳卒不復此吾父子無窮之痛也小子識之言畢泣數行下玉時

聞命恐悚哭不能對明年先人遂捐館舍矣喪復常乃覃精竭慮思復先墳以繼先志若非掘地見槨終成傳疑久而道路溝渠耕犁宫室之患盖不能免元統二年十有二月庚申誓於天地告於祖宗曰此墳之不復玉不敢見乎廟見乎日月矣鑿地三尺塼槨宛然坐癸向丁去廳堦丈又一尺五寸玉再拜在地悲喜交至感極而慟先祖先人之志庶幾少慰矣記禮者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曼父之母合葬於防故夫子之言曰古

者墓而不墳今其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封之崇四尺則墳之於墓自聖人然矣乃積土其上高及四尺廣圓二丈四尺羅以圓石立表刻辭告於後之君子與我子孫凡有人心天理者幸相與葺之毋壞毋奪後五日甲子六世孫鄭玉百拜謹識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先君諱千齡字耆卿徽州歙縣衮繡鄉人也鄭氏相傳自睦徙譜逸不可考今歙縣以鄭名村者四五所所自

為譜不相通先君幼從先生鮑公雲龍游學知本原於
孝弟尤篤長游京師用薦者歷絃歌延陵美化江寧四
鎮廵檢陞淳安祁門兩縣尉改從仕郎泉州錄事未上
以承事郎休寧縣尹致仕先王父諱安故從仕郎歙縣
尹以封贈故進徵事郎王妣洪追封恭人先君為廵檢
江寧時有合陽寺僧失財而疑其儕儕至以左證輒引
服先君疑之購賊無所得先君益疑非盜欲縱之儕懼
刑因自誣服先君因指王語之曰吾惟此一息所欲故

入人於罪者如皦日因縱之人以為縱盜後得盜當途
境上尉祁門有盜牛者時法盜牛馬皆死先君謂以畜
故殺人非法意故出之盜得不死在弦歌建弦歌書堂
日與諸生講誦其中盜賊自息延陵有吳季子祠時造
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為化及攝祁門縣乃大修學校作
興士類至有薦名禮部者因邑民以壻為後黜之以明
氏族之不可亂因叔父歸其從子之為僧徒者為後許
之以明人倫之所當重發摘姦伏一縣稱其政神明至

順二年四月癸亥卒於杭州傳舍年六十七玉奉喪歸以元統二年十一月壬寅葬於里東方村先夫人之墓去先夫人之葬五年矣先夫人汪姓諱妙寧字静德同邑永豐鄉人配先君無遺德教玉尤篤至婦道母儀可法後世人謂女中賢聖封宜人延祐五年卒年五十五卒之歲弟璉生先夫人猶及名之先是先君卒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其里門里之人請於翰林學士揭公傒斯為貞白里門碑刻道上距今十六年墓上石

久未刻蓋有待玉今年五十日無聞大懼先德不揚乃取先君歴官行事梗槩刻之石至若氣象語言之雄粹德行問學之懿深顧小子玉所不敢論著者尚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云至正七年春正月戊午望

鮑仲安墓表

仲安諱元康余友鮑景曾之子也余與景曾交時仲安方讀書家塾未嘗與人接余又以負薪之役奔走四方不遑家居故仲安未余識然仲安勤於讀書自經籍外

諸子諸史以及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吳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説無不研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為先及余終養優游林壑以故人子弟來從問學一見即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矣於是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玩索有得輒筆記之且曰上下繫辭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説嚴謹簡畧盖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

所歸宿方為有得嘗語人曰自吾從先生游於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者於應事處變得經權之訣焉景曾晚年仲安尚在幼冲已能出其智謀佐其家政及景曾大故仲安既除喪即曰先人勤苦起家盖欲積有餘以及人况聚而能散禮經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迺以其歲所入十分為率三分以饍老幼與凡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貢賦及官府百費二分積蓄以待水旱一分賑恤族黨姻戚鄉鄰自親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貯之別所

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隨其輕重量力周之遣嫁孤女收養孤子義之所在知無不為休寧有務官以虧課粥二女陷倡家百計求贖之使復為良設立社倉時其出內以濟里社之貧乏弛其息不取又嘗欲置坊局儲善藥以救疾病為不樂善者所沮朱文公舊有祭田百畆為族人之無藉者所盜賣朝廷既立文公之廟於婺源訟之有司數年不得決官民交相詬病景曾嘗語仲安曰他日稍有贏餘當以其價與民而歸其田於廟至是

仲安追思景曾之語粥其材木之山得錢爲中統鈔者一萬五千餘貫而文公之祭田始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累數之不能終事母程夫人尤孝謹求新鮮於山澤取珍異於蘇杭時其食飲體其溫凊無不得其志焉至正十有二年二月紅巾賊至饒州仲安與鄉人集丁壯結保甲捐財出粟以供費用及賊至婺源知官軍皆敗走度民力不可支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攜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賊購余甚急余將死之仲安

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先生死世豈可復得吾將傾家以解是難乃使其從子深與吾弟璉以計行賕諸賊余始得免九月大軍克復仲安與深璉首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勞苦成疾病且革譫語唯云殺賊十一月十日辛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遠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喪其親戚骨肉焉余使深主喪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於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賊復至家遂爇焉柩獨無恙人以為積善之報仲安天資高卓識見過人自其幼

時為學已與流俗不類及從余遊講貫益精踐履益篤乃率同門為余築師山書院聚學者而肄習焉余方將以講授之事屬之仲安仲安亦將有不得辭者而遽死也豈天喪余乎天喪余乎乃叙其梗槩立表墓上以識余之所深痛云

周榮之墓表

泰定間先大夫為祁門縣尉閉户不與人接遇有疑獄獨名縣史周榮之與語至夜分不散余嘗疑而問之先

大夫曰是人存心平恕且熟於律不肯妄入人於罪吾故咨焉及先大夫不禄而榮之亦不復任州縣謝絶人事不相聞問者數年已而聞郡中有佳士曰周原誠者且篤於操行莫知其誰何氏之子也及其來見則知為榮之之子居無何郡陷於賊賊平則榮之已死矣原誠乃以銘誄請周氏其先休寧人榮之高祖諱尚文始遷居郡城中為歙縣人曾祖諱鳳翔中端平二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袁州司法不樂仕進休官治生産家以饒其

資業幾及郡城之半號周半州祖諱元仁父諱中大皆
執事郡庠世號儒先生家先是滎之家事既落又困傜
役且為強暴所侵陵慨然思自奮乃起為縣史主文案
會歛有豪勢誣民罪者縣具獄上之府滎之知其情白
上下獄以平反御史崔公顯卿時為推官大驚異曰微
子幾失之由是知名知事李公友諒薦滎之為黄山巡
吏滎之不屑就李公曰古人為貧而仕未嘗擇禄滎之
笑而受之俄二魁桀誣仇盜滎之繫魁傑送大府仇乃

得白部使者行部至郡廉吏能幹者贊簿書榮之在選中部使者多爾濟巴勒公一見異之補祁門縣吏時縣有姦猾購府檄徵民紙倍他縣將以射利榮之詣府白除二十萬民頼以蘇調休寧縣令丁某專以嚴刻御下欲使人附已一日引兩囚造庭下將被無辜者罪榮之直以大義譬曉無所遜屈令不為解未幾獄上郡發其姦令始慚服邑有僧與其徒隙以賄購上下誣以死罪致榮之白金百兩榮之叱曰取貨以殺人吾不忍為也吾

將直若事僧慚懼死再調黟縣府委主簿毛文卿讞疑獄滎之即覈囚寃白之囚得不死府推張公飛卿聞之曰不意州縣簿書閒而有此人聞其至倒屣迎之至正三年癸未年五十五喟然嘆曰吾年踰知命兒子授徒足以供奉養吾何事乎仕乃杜門謝親友日以植松竹理蔬圃為樂雖隣里罕見其面十二年避賊城南山中手持髙曾遺像賊見不忍害是秋王師克復始歸舊業方郡城陷賊時賊至其居三縱火隣里為之蕩盡火及

榮之屋輒摧滅如救見者以為異明年四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榮之幼頴悟清俊不好嬉弄長持行尤端謹四歲事其大父即知畏慎居父喪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待親族一以恩從叔瑾之殁字其孤男女四人迄成人畢婚嫁當乏食時責饗珥貸子錢供之無吝色按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史冊其有賢行則特書之國家之制三品以上得請謚其有學行卓異則太常特議謚焉吾所以為文以表榮之之墓者蓋春秋特書之法

太常特謚之義不以其人之微而沒其行之善既以使世之為善者知勸又以識先大夫之能知人也

師山集卷八